

明清傳奇選刊

焚香記
偷甲記



明清傳奇選刊

焚香記
偷甲記

〔明〕王玉峰撰
吳書蔭點校

〔清〕秋堂和尚撰
張樹英點校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李復波

焚香記 偷甲記

FENXIANGJI TOUJIAJI

〔明〕王玉峰撰 〔清〕秋室和尚撰

吳書蔭點校 張樹英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開74印張·2編頁·12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2500冊 定價：4.30元

ISBN 7-101-00331-1/I·46

《明清傳奇選刊》編輯說明

明清傳奇是明清兩代戲曲的主要形式，可比肩於唐詩、宋詞、元雜劇，是我們偉大祖國的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明清傳奇作品數量很大，雖然已經散失不少，但現存的作品仍十分可觀。這些傳奇的刻本或鈔本，現在已很難獲得，《古本戲曲叢刊》中雖有收錄，亦因印數有限，見者不多。爲了給古典文學研究、教學工作者，戲曲工作及其愛好者提供基本的資料，並爲戲曲的推陳出新提供借鑑，我們擬選一批在戲曲史上有一定影響、今天又不易見到的明清傳奇作品，編爲《明清傳奇選刊》。

《明清傳奇選刊》所收的作品，均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參考他本進行必要的校勘，並加標點。初步擬定選輯一百種左右，不按時代先後，分冊陸續出版。

選刊在擬目和編輯過程中，曾得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戲曲文獻研究室的協助，謹此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五月

焚香記

前言

《焚香記》是明代王玉峰所寫的傳奇劇本。作者的生平事迹不詳。沈璟《重訂南九宮詞譜》卷十八引《王魁》：「商調熙州三臺」佚曲，註云：「舊傳奇，非今本《焚香記》。」既稱今本，王玉峰生活的年代當與沈璟同時，應爲明嘉靖、萬曆間人。所著戲曲作品，僅知這一種。

關於王魁和敫桂英的故事，早就見於宋人記載，如張師正《括異志》卷三《王廷評》、李獻民《雲齋廣錄》卷六《麗情新說》卷下《王魁歌》、曾慥《類說》卷三十四引《摭遺》的《王魁傳》，以及羅燁《醉翁談錄》辛集卷二《王魁負心桂英死報》等。然而，它們都以悲劇作結，寄同情於敫桂英，而譴責王魁負心。從宋代起，這個故事陸續被改編成戲曲，宋官本雜劇有《王魁三鄉題》，戲文有《王魁》、《王俊民休書記》和《桂英誣王魁》，雜劇有元尚仲賢《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明楊文奎《王魁不負心》。盡管這些劇本已經散佚，但從以上的劇目和現存的一些佚曲，可以看出，王魁和桂英的故事，是按照兩種截然相反的結局搬上舞臺的：一是忠實於民間傳說，揭露王魁喜新厭舊和忘恩負義的醜惡本質，歌頌敫桂英至死不屈的復仇精神，另是替王魁翻案，將他改寫成「辭婚守義」的正人君子，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從中搗亂的小人，最後以大團圓結束。

《焚香記》雖然按照後一種戲路改編，但保留了不少民間傳說的色彩。敫桂英賣身葬親，却不甘心墮

落風塵，嚮往自由幸福的生活。當她同王魁結合後，對愛情專一而執着，不管是財主金壘的百般利誘，還是鴿母的淫威逼嫁，都毫不動搖，誓死不變初衷。可是，一旦遭到遺棄（其實是金壘從中作祟），她悲憤欲絕，生前死後，兩次到海神廟陳情和鳴冤，對背信棄義的王魁進行了強烈的控訴。一個敢於反抗的下層婦女形象，躍然紙上。在情節結構的安排上，這個戲能抓住傳奇的特點，注意跌宕曲折，摇曳多姿。《焚香記》產生的時代，正當駢儷雕琢之風充斥劇壇，而它的曲詞比較通俗樸實，顯然也是受到宋元以來民間戲曲的影響。其中《陽告》（第二十六齣《陳情》）、《陰告》（第二十七齣《明冤》）和《活捉》（第二十八齣《折證》），不僅一直在昆曲舞臺上演出，而且被不少劇種移植或改編，成為廣大觀眾所喜愛的劇目。

《焚香記》現存明萬曆間李卓吾評本、明末玉茗堂批評本和六十種曲本。前兩種無論版刻形式，還是內容本身以及每齣後的總評都相同，所謂玉茗堂批評本，實際上是李卓吾評焚香記的翻刻。明人陳繼儒在《國朝名公詩選》中指出，因李贄《藏書》、《說書》、《焚書》等集，板刻於長洲黃氏，人爭觀之，吳下紙價幾貴。以故坊間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選集之名，下至傳奇、小說無不稱為卓吾批閱也。錢希言則進而認為：「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倣，次第勒成，託於溫陵之名以行。」（見《戲瑕》卷三《贗籍》）故此本蓋非李氏所評，恐怕也出自葉畫之手。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第五十五種，據明末《新刻玉茗堂批評焚香記》影印。這次整理用它作底本，校以六十種曲本。劇中所用曲牌，與曲譜相較多有不合處，如第三齣《二犯傍妝臺》集曲中《皂羅袍》，應為《掉角兒》，第十一齣的《借奴嬌序》，第十二齣的《朝元歌》，第十四齣的《甘州歌》，其後緊接的《前腔》，均

應作「前腔換頭」；第三十三齣、三十七齣的「水底魚」，第三十九齣的「憶鶯兒」、「縷縷金」，這三支曲文後面的「前腔」，只是重疊前曲的後三句（「憶鶯兒」重四句），實際上是「合前」，不應另作一支曲文。凡此種種，一依原貌，僅對劇中的一些明顯錯漏之處作了校正。曲文斷句，文義和格律俱可通者，從曲譜；按曲譜不通時，則從文義。

原書卷首所載劍嘯閣主人袁于令的序文和未署名的《焚香記總評》，予以保留；每齣之後有總評者，也照鈔錄，置於書後，供讀者參考。

吳書蔭

一九八三年正月

序

樂府之淫濫，無如今日矣！所稱江南勝部，自王實甫、高則誠而下，王弇州首推『拜月亭』，猶曰：『所嫌者，曲終不能使人淚下。』斯言也，真得詞家三昧。蓋劇場卽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以劇場假而情真，不知當場者有情人也；願曲者尤屬有情人也。卽從旁之堵牆而觀聽者若童子，若瞽叟，若村媼，無非有情人也。倘演者不真，則觀者之精神不動；然作者不真，則演者之精神亦不靈。茲傳之總評，惟一『真』字，足以盡之耳。何也？桂英守節，王魁辭姻無論，卽金壘之好色，謝媽之愛財，無一不真，所以曲盡人間世炎涼、喧寂景狀，令周郎掩泣，而董叟村媼亦從而和之，良有以已。然又有幾段奇境，不可不知，其始也，落魄萊城，遇風鑑操斧，一奇也；及所聯之配，又屬青樓，青樓而復出於閨幃，又一奇也；新婚設誓奇矣，而金壘套書，致兩人生而死，死而生，復有虛計之傳，愈出愈奇，悲歡沓見，離合環生。讀至卷盡，如長江怒濤，上湧下溜，突兀起伏，不可測識，真文情之極。其紆曲者，可概以院本目之乎？劍嘯閣主人

焚香記總評

此傳大略近於《荆釵》，而小景布置，間仿《琵琶》《香囊》諸種。所奇者，妓女有心，尤奇者，龜兒有眼。若謝媽媽者，蓋世皆是，何況老鴿！此雖極其描畫，不足奇也。作者精神命脈，全在桂英冥訴幾折，摹寫得九死一生光景，宛轉激烈。其填詞皆尚真色，所以人人最深，遂令後世之聽者淚，讀者齟，無情者心動，有情者腸裂。何物情種，具此傳神手！獨金壘換書，及登程，及招婿，及傳報王魁凶信，頗類常套，而星相占禱之事亦多，然此等波瀾，又氾氾上不可少者。此獨妙於串插結構，便不覺文法沓拖，真尋常院本中不可多得。

焚香記目次

卷上

第一齣	統略……………	(一)	第十二齣	餞別……………	(二)
第二齣	相決……………	(一)	第十三齣	登程……………	(三)
第三齣	閨欺……………	(四)	第十四齣	立志……………	(三)
第四齣	訪姻……………	(六)	第十五齣	看榜……………	(五)
第五齣	允諧……………	(七)	第十六齣	卜筮……………	(七)
第六齣	設謀……………	(三)	第十七齣	議親……………	(四)
第七齣	赴試……………	(三)	第十八齣	辭婚……………	(四)
第八齣	逼嫁……………	(二)	第十九齣	義德……………	(四)
第九齣	離間……………	(八)	第二十齣	託書……………	(八)
第十齣	盟誓……………	(三)	第二十一齣	榮餞……………	(五)
第十一齣	藩籬……………	(五)	第二十二齣	護書……………	(五)

卷下

第二十三齣	赴任……………	(五五)	第三十二齣	傳箋……………	(八〇)
第二十四齣	搗禍……………	(五六)	第三十三齣	滅寇……………	(八四)
第二十五齣	設宴……………	(六二)	第三十四齣	虛報……………	(八九)
第二十六齣	陳情……………	(六三)	第三十五齣	雪恨……………	(九〇)
第二十七齣	明冤……………	(六八)	第三十六齣	軍情……………	(九二)
第二十八齣	折證……………	(七一)	第三十七齣	收兵……………	(九三)
第二十九齣	辨非……………	(七四)	第三十八齣	往任……………	(九六)
第三十齣	回生……………	(七六)	第三十九齣	途中……………	(九六)
第三十一齣	驅敵……………	(七九)	第四十齣	會合……………	(九九)

焚香記卷上

第一齣 統略

【滿庭芳】〔末〕濟寧王魁，椿萱早喪，弱冠未結姻親。赴禮闈不第，羞澀寓萊城。偶配桂英，英敷氏，新婚後，神廟深盟。試神京，鰲頭獨占，全壘起奸心。爲奪婚不遂，將家書套寫，致桂英自縊亡身。幸神明折證，再得遂魂。王魁徐州破賊，聞家難，兩下虛驚。種謬統兵，萊陽解寇，重會續前盟。

辭婚守義王俊民。捐生持節敷桂英。

施奸取禍金日富。全恩救患種將軍。

第二齣 相決

【齊天樂】〔生上〕青春未遂看花志，一劍東風憔悴。碌碌塵途，淹淹歸計，每聽杜鵑彈淚。危機阨會，嘆摧殘楚玉，揉碎隋珠。暫棲遂，湖海儘無魚，莫負舊囊書。

〔鷓鴣天〕筆底煙霞夢未真，爭先慚避曲江塵。桃花三月龍門雨，芳草經年蝸角名。山外霧，隴頭雲。天涯極目怨東君。絲絲吹作征人淚，誰道春風不世情？小生姓王名魁，本貫濟寧人，闕閭名家，箕裘世裔。不幸父母早亡，室家未遂。自愧才非七步，敢效倚馬之顰，徒然書上萬言，退點潛龍之額。前春應試棘園，爭奈命未逢時，淹淹下第。負一鄉之屬望，慨四海之無家。可憐我憔悴何歸，去留難據。幸賴囊有餘資，只得暫寓萊陽寄跡。且喜此處山明水秀，人物繁華，尋師問友，溫習舊業，以爲求科挾策之計。但不知我這回命運又復如何？昨聞有個相士姓胡，其術頗高，我欲請他一相，以決姻親在何處，功名在何年，多少是好。王興，在那裏？（末）堂上隔呼喚，階前聽使令。覆官人，有何分付？（生）你與我去請那相面的胡先生來。（末）一領東人命，忙尋相士家。（下）（生）你看暮春天氣，景物堪憐，忽起故鄉之念。

〔好事近〕〔泣顏回〕雲暗隱重山，淒淒芳草迷天。隨身書劍，王孫未卜歸年。〔刷子序〕蕭然，可奈窮途滋味，辛酸處進退皆艱。〔普天樂〕極目那青雲路進，這愁城，破除心上，又起眉端。（淨上）（末隨上）（淨）

〔水底魚兒〕相法如神，般般看得清；戴烏紗的是官府，儒冠的是斯文；光頭的是和尚，黃冠的是道人。

（末）虧你好眼力，此間已是我相公寓所。先生少待，我去通報。相公，胡先生來了。（生）請進來。（淨）相公拜揖。（生）胡先生拜揖，先生請坐。（淨）有。（生）久聞先生風鑑，未曾識荆，不知先生貴表。

〔淨〕小子姓胡名言，賤字亂道，胡亂道就是在下。〔生〕先生取字如何太謙？〔淨〕不敢，這個是道其實也。〔生〕小生連年坎坷，欲煩先生看我後來何如？〔淨〕這個容易，不要說目前的，就是古人，我也看來不差。我看那范丹，他體貌豐偉，所以名過北斗，石崇他形容憔悴，所以破甑生塵。〔生〕先生說差了。〔淨〕不差不差。還有好處，我看得那盧杞如傅粉郎，何晏似藍面鬼。〔生〕一發顛倒了。〔淨〕還有相得妙處，那張良有巍巍事業，所以狀似金剛，項羽止煦煦之仁，所以貌如女子。〔生〕先生又差了。那項羽身長八尺，張良乃貌如女子。〔淨〕是是，這便是小子叫做胡亂道，所以名稱其實。〔生〕休得取笑，仔細相學生一相。〔淨〕相公，上相在心，其次在形，所以裴晉公貌似餓草，一貧如洗，而後登台鼎，以其有遺帶之陰功。東閭子容如泰華，爲相十年，而終至行乞，以其無濟人之陰德。所以榮枯在貌，報應在心。相公，人這心田最要好，小子方纔一見相公，就見你是個好心的人。〔生〕何以見得？〔淨〕不是小子極佳懷說，小子一見就是知心。相公，你且站正了。〔相介〕相公，你前邊這幾年諸事欠順，虧你過了。〔生〕正是。

【錦纏道】自年來歎飄零，微軀苟延。〔淨〕相公，你父母上，早年也見虧。〔生〕髻鬢萎椿萱，向詩書苦費鑽研。〔淨〕婚姻上前幾年也該不偶。〔生〕青春好姻緣，未能偶然。〔淨〕近年也正在匍匐之秋。〔生〕敝征鞍。空懷岐路顛連。〔淨〕上年功名也還欠利。〔生〕功名事，慢熬煎，赴春闈，又徒勞塵戰，風塵滯祖鞭。實不瞞先生說〔二〕，今日裏羞歸故苑。先生與我細看一看，這回枯振稿定何年？

【前腔】〔淨〕問何年是你的時來運旋？你如今到這部位就好了。目下漸開顏，喜紅鸞宣朗，將調

錦瑟朱絃。卽今該有姻親之喜。(生)小生客居於此，那得姻親？(淨)我只在氣色上見得。如萍水效鸞鳳，數當偶然。你功名事，下科必然高中。試看步雲霄，鸚鵡鵬騫。只是你中間應有分離之阨。夫妻上，半途艱，惡星臨，死生離間。雖然如此，你到底姻緣重合。分鸞鏡復圓。你後邊功名赫赫，貴不可言。爲將相，奇勳獨建。(生)先生，莫非過譽。(淨)焉敢說謊？不多時了，你到三旬之際呵，那時方始信吾言。

(生)多承先生指教，這白金一星，聊作謝意。(淨)這個到不須罷。我看相公，後必貴顯。如今尚未婚娶，我前日在鳴珂巷中謝公家，他將一女命與我看，這女子到是個夫人之命，只是他流落風塵，恐相公不屑取他。若肯俯就，就是小子作伐，但不知尊意如何？(生)這個最好。小生寄跡江湖，何暇揀擇？若是命分相應，有何不可。明日當造門相浼便了。(淨)當得當得。相公。

此處暫棲遲，姻緣未可知。

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一」「滿」，原誤作「滿」，據六十種曲本改。

第三齣 閨歎

【五供養】(旦上)曉鶯催起意盤桓，羞對孤鸞。湘簾春雨澀，楚雲漫，憔悴也東君不管。慵

梳篦，一絲絲腸斷亂牽牽。

寂寂幽閨獨掩門，不緣春色怕黃昏。傷心最是三更夢，枝上啼鵲枕上痕。奴家敝氏，小字桂英，出自名家，頗知詩禮。不幸父母雙亡，別無兄弟，囊篋蕭然，衣棺無措。奴家豈惜微軀，忍將父母暴露，只得央媒賣身津送。却過繼在鳴珂巷謝家爲女，不料他是煙花門戶，其時驚惶痛切，竟無脫身之計。可憐猛然想起窗下詩書，閨中針指，恍如春夢，好生傷感人也！

【二犯傍妝臺】（傍妝臺頭）悄含愁，一春心事付東流。敝桂英，劉不斷青樓鎖，爹娘呵，盼不到白楊丘。（八聲甘州）空閨夜靜孤星照，雲鬢朝憐雙鳳頭。天！敝桂英乃是個宦家之女，今日呵，（皂羅袍）風塵蔽目，烟花作儔。奴家當時若不賣此身，我那爹娘呵，（傍妝臺尾）眼睜睜白骨債誰收？奴家自喪二親之後，尚在憂制中，理當披麻被髮，爭奈奴身已屬他人，蓋不由己。那謝媽媽終日逼令，強作妓家妝束，奴家抵死不從，倘或果欲墮落風塵，有死而已。

【前腔】（旦）盈盈交淚掩雙眸，揉脂擲粉怨妝樓。不奈煩琵琶調，空嗟數柏梁舟。我只恁斷腸百結悲何滿，怎教做金縷千巾唱莫愁。奴家今日只爲雙親骸骨，以致失身如此。罷，罷！我死而無怨，且自堅心耐守。天那！對誰堪訴這冤由？

只爲親喪賣妾身，肯將素質汗風塵？
十年誰作揚州夢，不解青樓薄倖名。